

名家描写精华

姿容卷

之四

主编 倪天

辽宁大学出版社



名家描写精华

姿容卷 · 之四

谢华锋 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名家描写精华

倚天 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沈阳市崇山中路 6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杭新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15 字数：440 千

1997年9月第一版 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套

责任编辑：言 之

封面设计：邹本忠

责任校对：钟 辛

ISBN 7-5610-3468-7/I · 365
全套定价（40 册）：300.00 元

《名家描写精华》编委会

主 编 倚 天

编 委 夏勇斌 陈文君 叶世斌

陈亚琴 陈 静 陈仙君

舒迪波 章江龙 高 明

序

倚天

《名家描写精华》是专为广大莘莘学子编写的一部文学工具书。我们分门别类摘录古今中外文学大师经典著作中的精华文字编辑成书。全书分为风景、风物、众生、心理、性情、妙论、女性、姿容八大系列。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文学大师笔下优美秀丽的自然风景，奇特感人的风物风情，包罗万象的众生大观，复杂多变的心理世界，振聋发聩的人生妙论，千姿百态的肖像姿容……细细读来，令人不觉舌底生津、荡气回肠。的确，古今中外文学大师们的作品无疑是人类文化史上无与伦比的瑰宝。我们编写这套书，希望能对中小学生朋友提高文学修养和写作水平有所裨益。

爱 恋

他俩勾肩搭背，紧贴在一起，大腿都互相蹭着了。

露茜时时仰望着他的眼睛，和他靠得更紧，甜蜜蜜地微笑着，呼吸着午后炽热的空气。她的嘴渴望接吻，心里充满了享乐的欲望。

今天她美得十分迷人。一件绛红色缎子连衣裙很薄，上面的褶纹软得动人心弦，窸窣作响，将她的腰身包得很紧，因而那优美的双臂，隆起的乳房和无与伦比的大腿显露得十分清楚。

衣裙的美第奇式的大领子镶着花边，她的脸呈火热的橄榄色，显现出美丽、健康和青春的光辉；在黑色的长睫毛下，一双紫罗兰色的秀眼和两道弯眉也显出了光彩和力量。卡罗尔感到她那火热的目光在他脸上依然留下了余辉，这一切使他心中产生激情，动摇了他与她决裂的决心。他觉得如果失去她那渴望接吻的嘴唇，是很可惜的；他以为感觉不到她那烧着他的脸的目光、她的火一般急促的呼吸，失去她那充满激情的窃窃私语和拥抱，那还没有享受够的欢乐，是很可惜的。

他正是在自己满怀激情的当儿，在与利基耶尔托娃的邂逅相逢给他心中留下的苦楚犹存的情况下，开始甜蜜地吻她。

作为报答，她也长时间地、使劲地、激动地吻着他；由于这个，她变得死一样的苍白，变得昏昏沉沉，最后投入他的怀抱。

〔波兰〕莱蒙特《福地》

我爱任尼雅。我一定早已爱上她了，因为每逢我来，她就迎接我，每逢我走，她总送我出来；因为她总是温柔而热情地瞧着我。她那白脸、细脖子、细胳膊，她那娇弱、悠闲，她那读书的样子，多么美丽动人啊。智慧吗？我不敢说她的智慧超过常人；只是我喜欢我眼界开阔，这也许是因为她的见解跟严厉而俊俏的、不喜欢我的莉达的见解不同吧。任尼雅喜欢我，因为我是艺术家，我用我的才能征服了她的心。我呢，满心想要单为她一个人画画儿，我把她想象成我的小皇后，跟我一块儿占有那些树木、田野、雾霭、晨霞，占有这优美迷人的大自然——这以前在这大自然中，我本来觉得孤独得要命，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再陪我一会儿，”我央告她，“我求求您了。”

我脱下身上的大衣，披在她那冰凉的肩膀上；她深怕穿着男人的大衣显得滑稽、难看，就笑起来，丢掉大衣；这当儿我伸出胳膊去搂住她，连连吻她的脸、肩膀、胳膊。

〔俄国〕契诃夫《带阁楼的房子》

我看见了她的眼睛：眼睛里滚动着泪水，她的手臂靠着我的手臂，颤抖着，她的双颊绯红……她在可怜我！同情心，这种极容易支配一切女人的感情，已经把它的利爪伸到她那缺乏经验的心里。在散步的时候，她始终心不在焉，也没向谁卖弄风情……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标志！

.....

“您恋爱过没有？”我终于问她说。

她凝神对我望望，摇摇头……又沉思起来。显然，她想说些什么，但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她的胸脯起伏不止……怎么办！薄纱袖子是一种无济于事的防御：一道电流从我的手

里传到她的手里。一切情欲差不多都是这样开始的，但我们往往硬要欺骗自己，以为一个女人是由于我们体格上或精神上的长处而爱我们的。当然，体格上或精神上的长处促使她的心易于接受神圣的火焰，但最初的接触毕竟是决定事情的关键。

〔俄国〕莱蒙托夫《梅丽公爵小姐》

娜塔莉亚亲自把孩子喂到一周岁。九月里给他们断了奶，但是直到深秋，她还没有恢复健康；牙齿在瘦削的脸上闪着乳白色的光亮，两只因为瘦削而显得非常大的眼睛里也闪耀着温暖的朦胧的光亮。她把全副心神都放在孩子身上，自己的生活渐渐马虎了，做完家务事以后的全部剩余时间，都消耗在孩子们身上：洗澡，洗尿布，打毛衣，缝补，而经常是斜倚在床上，搭拉着一条腿，从摇篮里把两个孩子抱起来，摇摆着肩膀，把两只胀得鼓鼓的、像香瓜一样的浅黄色大奶头，从肥大的衬衣中间解放出来，一下子就喂起两个孩子来。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娜达丽亚并不像女孩子似的和罗亭胡扯：她如饥似渴地倾听着他的言语，极力探索它们的意义，把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怀疑，都交给他来判断；他成了她的导师，她的领袖。直到这时为止，还只是她的头脑沸腾起来了……但是年青人是不会长久地只有头脑沸腾的啊！在花园的凳子上，在桦木的透明轻影里，当罗亭给她朗诵着哥德的“浮士德”，或霍甫曼，或贝蒂娜书简，或诺伐里斯，并且屡屡停下来，为她解释那些对她似乎费解之处的时候，她体验过的该是多么甜美的时刻，像几乎所有的俄国贵族小姐们一样，她德语说得不行，但却很善于理解，而罗亭则是沉醉于德国诗歌、德国浪漫主义

作品和德国哲学的天地中，她把娜达丽亚带进这个禁苑里来了。神奇的、美丽的世界，在她的无限期待的眼睛之前展示开来；从罗亭手中的书的篇页里，奇妙的憧憬，新的、光辉灿烂的思想，如淙淙的流泉一般地流入了她的灵魂，而在她伸受伟大感情的崇高喜悦所鼓舞的心灵里，圣洁的热情的火花就静静地燃成烈焰……

〔俄国〕屠格涅夫《罗亭》

她感觉觉得这样罪孽深重，这样咎无可辞，除了俯首求饶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而现在她在生活中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人，所以她恳求饶恕也只好向他恳求。望着他，她肉体上感到了她的屈辱，她再没有什么话好说了。他呢，却感觉觉得如同一个谋杀者看见被他剥夺了生命的躯体的时候所感觉的一样。那被剥夺了生命的躯体就是他们的恋爱，他们的恋爱的初期。想起用羞耻这种可怕的代价买来的东西，就有些可怖和可憎的地方。她在自己精神的裸体面前所痛切感到的羞耻之情，也传染给他了。但是不管谋杀者对于遭他毒手的尸体感到如何恐怖，他还是不能不把那尸体砍成碎块，藏匿起来；还是不能不受用由他的谋杀得来之物。

于是好像谋杀者狂暴地、又似热情地扑到尸体上去，拖着它，把它砍断一样，他在她的脸上和肩膊上印满了亲吻。她握住他的手，没有动一动。是的，这些接吻——这就是用那羞耻买来的东西。是的，还有一只手，那将永远属行我的了……我的同谋者的手。她举起伸只手，吻着它。他跪下去，竭力想看她的脸；但是她把它掩起来，没有说一句话。终于，好像拼命在控制自己，她站起来，推开他。他的脸还是那样美丽，只是显得更加逗人怜笑了。

〔俄国〕列·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我的“热恋”便是从那一天开始的。记得，我当时觉得自己如同刚开始供职的人一样：我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男孩子，我已经恋爱了。我刚才说我的“热恋”从那一天开始，现在不妨再补充一句：我的烦恼也是从那一天开始的。一离开季娜伊达，我便闷闷不乐：什么都无心去想，什么都懒得去做，兀自整日梦魂萦绕地思念她……闷闷不乐……可是她在面前时，我也并不快乐。我心中忌妒，我自惭形秽，我痴呆呆地嗫着嘴，痴呆呆地讨好她；总是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为她倾倒，每当跨过她房间的门槛时，我都禁不住幸福得战栗起来。季娜伊达立即明白我爱上她了，而我本来也没有打算隐瞒；她玩弄我的感情，拿我开心，娇纵我，折磨我。如果能够给人最大的快乐和最大的痛苦，能够绝对地、任意地支配他的感情，而成为其苦乐的唯一源泉，那自然是一件惬意的事，但我却是季娜伊达手掌中的一支软蜡。不过话又说回来，爱上她的不止我一个人，所有常到她家去的男人都为她神魂颠倒，她使所有的人都拜倒在她的脚下。她觉得开心的是能够忽而燃起他们的希望，忽而勾起他们的忧虑，能够随心所欲地摆布他们（她把这叫作“让人们互相碰撞”）；而他们呢，根本不想抵抗，只是一味心甘情愿地服从她。她那充满活力而又美丽动人的身躯，仿佛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将狡猾与豁达、做作与单纯、娴静与浮躁融为一体的魅力。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显得优雅洒脱，她的一切都蕴涵着一种与众不同的迷人的力量。她的面孔也变幻无常，令人迷惘，它可以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内即显露出讥讽，又显露出沉思，还显露出激情。各种不同的情感频频掠过她的明眸

和朱唇，宛如风和日丽时横空飘浮的云影那样轻快。

〔俄国〕屠格涅夫《初恋》

爱 慕

贾瑞见凤姐如此打扮，亦发酥倒，因饧了眼问道：“二哥哥怎么还不回来？”凤姐道：“不知什么原故。”贾瑞笑道：“别是路上有人绊住了脚了，舍不得回来也未可知？”凤姐道：“也未可知。男人家见一个爱一个也是有的。”贾瑞笑道：“嫂子这话说错了，我就不这样。”凤姐笑道：“像你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呢，十个里也挑不出一个来。”贾瑞听了，喜的抓耳挠腮，又道：“嫂子天天也闷的很。”凤姐道：“正是呢，只盼个人来说话解解闷儿。”贾瑞笑道：“我倒天天闲着，天天过来替嫂子解解闷可好不好？”凤姐笑道：“你哄我呢，你那里肯往我这里来。”贾瑞道：“我在嫂子跟前，若有一点慌话，天打雷劈！只因素日闻得人说，嫂子是个利害人，在你跟前一点也错不得，所以唬住了我。如今见嫂子最是个有说有笑极疼人的，我怎么不来，——死了也愿意！”凤姐笑道：“果然你是个明白人，比贾蓉两个强远了。我看他那样清秀，只当他们心里明白，谁知竟是两个胡涂虫，一点不知人心。”

贾瑞听了这话，越发撞在心坎儿上，由不得又往前凑了一凑，觑着眼看凤姐带的荷包，然后又看带着什么戒指。凤姐悄悄道：“放尊重着，别叫丫头们看了笑话。”贾瑞如听纶音佛语一般，忙往后退。凤姐笑道：“你该走了。”贾瑞说：“我再坐一坐儿。——好狠心的嫂子。”凤姐又悄悄的道：“大天白日，人来人往，你就在这里也不方便。你且去，等着晚

上起了更你来，悄悄的在西边穿堂儿等我。”贾瑞听了，如得珍宝，忙问道：“你别哄我。但只那里人过的多，怎么好躲的？”凤姐道：“你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厮们都放了假，两边门一关，再没别人了。”贾瑞听了，喜之不尽，忙忙的告辞而去，心内以为得手。

曹雪芹《红楼梦》

我朝萨霞走去的时候，她正站在那儿，背对着我，我在那背上读到许许多多神秘的意义。仿佛那个背、后脑勺、衣服上的黑斑点一齐在说：嘘！这个姑娘穿一身朴素的布衣服，外面穿一件件薄薄的斗篷，她脸上蒙着一块白面纱，为的是更加显得神秘。我不愿意破坏这气氛，就踮起脚尖走路，低声讲话。

依我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相会中，我不是主要部分，而只是一个细节。与其说萨霞热衷于约会本身，还不如说她热衷于约会的浪漫和神秘意味、我的吻、阴森的树林的沉寂、我的海誓山盟……她没有一分钟忘了自己，变得神思恍惚，或者让神秘的表情从她的脸上褪掉；真的，即使有个甚么伊凡·西朵雷奇或者西朵尔·伊凡内奇来替换我，她也会照样感到幸福。请您在这种情形下弄弄清楚自己是不是被人爱着吧。如果被人爱着，那是真的爱呢，还是假的爱呢？

从公园出来，我带着萨霞一路回家。在一个单身汉的住宅里有个自己所爱的女人坐着，会使得人跟喝着酒，听着音乐一样。人总是开始讲到将来，而且讲得别提多么有把握。多么自信了。于是拟计划，订方案，虽然连少尉还没做到，却大谈将官的品位，总之海阔天空地胡说一通，弄得那位听你讲话的人，必得有满腔的爱情而且不懂生活，才会附和你的

话。说来男人也真是侥幸，凡是在热爱中的女人总归给爱情照眩了眼睛，对生活也素来一窍不通。她们不但会同意，还会带着敬畏天神的心理而脸色变白，肃然起敬，把疯子的话如饥如渴地听进去。萨霞专心地听我讲，可是我不久就在她脸上看出心不在焉的神情来了。她并不解我。我所谈到的将来，只在它的外表方面，使她感到兴趣，我白费工夫在她面前摊开我的计划和方案。她深切关心的是哪个房间归她用，她的房间里糊甚么壁纸，为甚么我有竖琴，却没有大钢琴，等等。

〔俄国〕契诃夫《爱情》

女人的心是很容易受怜悯和亲热的感动的。被失望折磨着的婀克西妮亚忘记了自己，表现着全部狂暴的、早已忘记的热情，把自己的肉体交给了他。但是等到那一股毁灭性的、蒙蔽了理智的，无耻的享受的波浪退潮的时候，她清醒过来，尖锐地喊叫了一声，失去了理智和羞耻心，半裸着身体，只穿一件衬衫，跑到台阶上去了。叶甫盖尼连门都顾不得关上，慌慌张张地跟在她后头走了出来。他一面走，一面穿上大衣，慌慌张张地走着，他气喘吁吁地走上大房子的阳台的时候，愉快地、满足地笑了。一种激动的快活情绪鼓舞着他。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季娜伊达面容可爱，而且体态娇媚，尽管如此，但把托尔斯泰迷住的显然并不是她的外貌，而是她那精细的观察力、敏锐的智慧和幽默，除此之外，主要是她的善良、彬彬有礼和富于幻想的天性。这次爱情留下了非常美好而又愉快的回忆。那时候，对“她”的想望，对一个想象中的女人的想望，经常萦绕在托尔斯泰的心头。

他在《青年》一书中写道：“在圆月之夜，我常常通宵达旦地坐在自己的床上，凝视着月光和阴影，谛听着万籁俱寂中的声响，遐想着种种事情，主要是那富有诗意的、令人心旷神怡的幸福。‘她’忽然间出现了，留着一条乌黑的长辫，胸脯高高隆起，神情总是那么忧伤，容貌总是那么美丽，她袒露着双臂，柔情地拥抱着我。她是爱我的，而我也愿意为了短暂的爱情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空中的月亮升得越来越高，它显得越加晶莹明亮，池塘里那闪烁的光斑和响声一样徐徐增多，而且显得越加清晰，阴影黑得更加浓重，月光则更加明净了。当我凝视和谛听着这一切的时候，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跟我谈话似的，说什么她袒露着双臂，热烈地拥抱我——这还远非全部幸福，而我对她的爱，也还远非全部幸福；因此，我越是遥望着高空的圆月，我越觉得那真正的美和幸福是十分高洁的，它们越是高洁，就越加接近苍天，接近一切美好和幸福的源泉，于是我中涌现出了某种不满足的，但是万分激动的欢乐的泪水。

可是，我依然孤独一人，因此，我总觉得，那神奇威严的大自然，神秘的明亮的圆月（不知为什么它停留在浅蓝色高空中的一一个难以捉摸的地方，而同时它又无处不在，好像充塞了整个辽阔的空间）和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一条小虫已经被那可怜而卑贱的人世间的七情六欲所玷污，但仍然怀着无比丰富的想象力无比强烈的爱，是不可分割的。在这样的时刻，我总觉得，好象无论是大自然，无论是月亮，也无论是我——我们已经融为一体了。”

〔苏联〕托尔斯泰娅《父亲》

海达尔当时穿着短裤就跳起来，看见塔希拉的缎子连衣

裙像一面鲜红的旗子在粗大的老桑树树梢上飘来飘去，而在海达尔的正头顶上，在离地有三、四米的地方……一位身穿鲜艳花绸子连衣裙的姑娘双手紧抓住树枝悬在那里……首先映入眼帘的，使他觉得甜滋滋的，是两条光溜溜的细长而又匀称、跨股没被太阳晒过的白晰的大腿，上面有几处擦伤。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如此毫无顾忌，冲到喉咙来的热浪使海达尔都喘不过气来了。

“跳吧！”他伸出了双臂。

姑娘惊慌地朝下瞥了一眼，急忙把一只手从树枝上抽回来，去抻撩起来的裙子，于是……轻声叫了一下，便坠入海达尔的怀抱里。他每一个细胞都感触到她那微微颤动的青春体胴，望着她那双清澈、明亮的眸子，望着那洁净、温柔、黝黑的脸蛋，居然忘乎所以地亲吻起她的嘴唇、脖颈和肩上的擦伤来了。结果姑娘竟听凭他得寸进尺的抚爱，一瞬间全身都贴到了他身上。说也真巧，就在这时，塔希拉也跳了下来，只听她很不适当又很笨拙地喊了声“咳！”姑娘双膝顶住他的肚子，猛地挣脱开来，一下子溜走了，钻进桑树后面的石榴树丛里。

〔俄国〕雅库鲍夫《良心》

布尔明的确是一个十分可爱的青年。他恰恰有着女子们所喜欢的一切禀赋：温文尔雅，目光炯炯有神，从不死盯活缠，而且天性愉快，言谈风趣。他同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在一起时显得十分洒脱，丝毫不拘束；他不论她说什么，做什么，他的思想和目光都时时追随着她。他看样子很文静，很老实，但是据传说，他以前是个放荡不羁的浪子，不过这并没有影响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对他的看法，她和一般年轻

的小姐、太太一样，并不讨厌调皮的性格，因为调皮往往意味着大胆和热情。

但是除了这一切……除了他的温柔，除了他那讨人喜欢的谈吐，除了他那迷人的苍白面色，除了他那扎了绷带的手，这位青年骠骑兵的不露心迹，最能挑动她的好奇心和情思。她不能不承认，他很喜欢她；大概他凭自己的聪明和经验，也可以看出她对他另眼相看；那么究竟为什么她至今还没有看到他拜倒在自己脚下，还没有听到他表白爱情？是什么在作梗？是胆怯？一个人爱得太真挚，往往会胆怯的。也许是高傲，是情场老手故弄玄虚？她觉得简直是一个谜。她反复思量后，这才断定：胆怯是其唯一的原因。于是决定给他鼓鼓勇气，比如说，多送一些秋波，必要时，还可以加一点儿柔情。她在设计着一个十分惊人的结局，焦急地等待着浪漫的求爱时刻的到来。秘密，不论是什么性质的，总能使女人心里觉得不快。她的战略行动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至少布尔明的心事更重了，他那一双乌黑的眼睛盯住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时已是火辣辣的了，这一切都使人感到关键性的时刻即在眼前。

〔俄国〕普希金《暴风雪》

说实话，去占有一个年轻的含苞待放的心灵，真是莫大的快乐！年轻的心灵好像一朵鲜花，在第一道阳光的照耀下散发出最沁人心脾的芳香。你得在这个时刻把它摘下来，恣情地闻个够，然后把它弃在路上：总会有人把它捡起来的！我觉得我有不知餍足的欲望，要吞食人生路上遇见的一切；我只是从我个人的利害得失来关心别人的痛苦和快乐，把它们看作是维持我自己的精神的养料。我自己再也不会在情欲的

冲动下变得疯疯癫癫，我的虚荣心受到环境的压制，但它用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因为虚荣心无非是渴望取得权力，而我最大的快乐就是使周围的一切都服从我的意志。让人家对我表示爱戴、忠诚和敬畏，岂不是权力的首要和最大胜利吗？无缘无故地造成别人的痛快和欢乐，这难道不是维持我们自尊心的最好养料吗？什么叫幸福？那就是自尊心得到满足。要是我认为自己比天下一切人更好，更强，我就是幸福的；要是人人都爱我，我就会在自己身上找到永不涸竭的爱的源泉。邪恶产生邪恶；第一次的痛苦就使人意识到折磨别人的乐趣。邪恶的思想不可能进入一个人的头脑，要是他不想把它变为行动。有人说，思想是有机的东西，一旦产生就具有形式，这形式就是行动。一个人头脑里的思想越多，他的行动也就比别人多；因此，天才如果被束缚在办公桌上，那么他不是夭折，就得发疯，正像一个身强力壮的人饱食终日而无所用心，准会中风死掉一样。

情欲不是别的，而是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是属于青春的心灵的。谁要是以为人一辈子都会被情欲所激动，那真是十足的傻瓜：许多平静的河流都是从喧闹的瀑布开始的；却没有一条河流直到海洋都汹涌澎湃，浪花飞溅。但这种平静往往是一种伟大而潜藏的力量的标志：思想感情一旦丰富而深刻，就不容许疯狂的冲动。因为，灵魂在痛苦和欢乐的时刻能明辨是非，服从理性；它知道，要是没有雷雨，太阳的恒久的酷热会把它灼干；它深刻体验着自身的生活，抚爱自己，惩罚自己，就像母亲对待爱子那样。只有处在这种自我认识的最高境界，一个人才能领会神的裁判。

〔俄国〕莱蒙托夫《梅丽公爵小姐》